

## 回家

■祁 媛



天花板在圆形日光灯的映照下，显得有些泛绿色，像微微荡漾开的湖水，泛起一圈一圈的光的波纹。她躺在床上，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，准确地说，是盯着那只从天花板爬到灯壁上的赤红色小虫，是一只还未成年的幼虫。小虫被日光灯昏黄的光线笼罩着，像一块红色的斑点。

这么小就离开父母，独自出门觅食了吗？她这样想着，不由得也想到了自己，当年离开家的年纪也许只比眼前的这只幼虫大一点点，但同样的没有成年，还不足16岁吧，现在的她已经30多岁了，已经超过两个16岁这么大了。她微微地翻了个身，但眼睛并未离开那只幼虫。

要是小虫会说话就好了，也能跟它聊聊天，她也可以跟它讲讲这么多年的经历，给这个幼年虫儿一点启发和鼓励，好让它在人生道路上少走一点弯路。也许那只虫儿跟她有同样的想法，也想着这个躺在白色床单上的女人如果能听懂它说话，那该多好啊。小虫依然一动不动地趴在天花板上，她也知道自己的这些想法很幼稚，别说是一只小虫，就是一个人，恐怕也没有兴趣会用心听另一个人的牢骚和抱怨。谁会愿意花耐心坐在一个悲伤的人的身旁，看着这个人哭泣而不觉得烦闷呢？她越是这样想着，心里反而没有一开始那么难过了。毕竟她一个人已经度过了许多像今晚一样的漫漫长夜，不，那些夜晚比今晚还要长，还要黑。今晚已经是个不错的夜了，至少还有眼前的这只小虫在陪着她。

她搞不清自己盯着头顶那盏圆形的日光灯看了多久，一个小时？也许还要久，她看着那日光灯下面聚了一堆黑黑虫虫的尸体，那盏日光灯从她搬进来一直用到现在，已经六七年了，她看着那下面的尸体越聚越多，以至于灯开起来的时候，已经不那么明亮了，可是她不知道为什么，从来也没有打算去换一个。

从去年开始，她渐渐地就有点不敢关灯睡觉了。她倒不是怕黑，只是不太能忍受关灯之后的那种“静”，其实关不关灯，屋子里都是一样的安静，只是关灯后，黑把那种“静”放大了很多倍。窗外的风开始变得捉摸不透了，这红色的天鹅绒窗帘里，这破旧的房间里，她所躺着的这所老旧的房子里，都渗透了冷风，屋里没有空调，气温也开始慢慢下降了，她想起了那只小虫，是否还一如既往地趴在天花板上。她把窗户关上了，重新又躺回床上，盖

上被子，突然发现头顶的虫子不见了，就在小虫先前停留的地方，落下来一丝灰尘。

这应该是她住在这个出租房的最后一个晚上了，从明天开始，这个房子就要属于别人。属于另外一户人家的家具、用品、杂物等会一一搬入，她的杂物会一一搬出，别人的气息会在这个房子里入侵、发芽、生根、填满，渐渐地她的气息就会被完全取代了，就好像她从未曾在这里居住过。

她在床上继续躺了10分钟左右，她快速地在脑海里重现自己已生活了十多年的老家的样貌，那些房子的线条，嵌在路面被磨平了鹅卵石，破损的墙面被烟熏了一样的污迹，回家路上那坑洼不平的台阶，巷口那棵冬青树刺破阴沉的天空聚焦的画面……她小心翼翼地快速地复原所有的记忆，并打算带着这个庞大的看不见的行囊走出房间，在昏暗的光线里，她看不清楚远处的房门。是的，她觉得门在远处，远到她觉得从床上爬起来走过去是件很困难的事。

下了楼，穿过窄巷，来到上坡路的长墙前面。沿着长长围墙的土堤道旁有几盏路灯，这附近有很多大厦和公寓，树木大都被砍掉，几乎没什么树丛。路旁有两棵茂盛垂荫的大柳树，那垂探的浓荫恰巧遮住路灯的光芒，树荫下一片黑暗。深夜的街灯偶尔斜照在她的侧脸上，交汇而过的车灯不断把她的侧脸照亮。林立的房屋阴影将路面印成了黑色，她的身影像是忽然被吞入了那片黑暗之中。

她在街角便利店吃了一份牛肉面，窗外走过一群十几岁的高中女生，身上都穿着那种统一的制服，并肩走在一起，每个人看起来都很漂亮，但这或许是错觉，因为一群豆蔻年华的少女在一起，自然会产生炫目的效果。她不由得怀念起她的高中时代，她有些羡慕这些高中生，不是因为她们的青春，好像仅仅是羡慕她们都有家可以回。

出了便利店，随手买了一个蓝色打火机，上面印有黄色的“十足”两个字，还有红色的小写的“24”小时什么的，这种打火机在她小的时候就是一块钱一个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不过才涨到两块，唉，人要是长得那么慢就好了。那个时候她的家里有很多一次性廉价打火机，抽屉里堆了总有几十个，大多都是爷爷捡回来的，旧的，坏的，只剩一半汽油的打火机，被他组装了一下，又可以用了。也许爷爷从没有买过一只新的打火机，对于那时的爷爷来说，多花一块钱也会觉得是种浪费吧，她试着想象已经退休20多年的爷爷，坐在小桌前，就着小台灯修打火机，那一刻，他一定是充实的。后来她想那充实的时候是有限的，他不能天天修打火机或别的什么，修完之后呢，那才是漫长的时日。是的，旅游，泡吧泡咖啡馆，听音乐，等等，能排遣一下，但爷爷是老派人，他大部分时间只是在家看电视，后来眼睛不行了，就戴眼镜看，此外他还听越剧，但听来听去就是那几出，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枯坐在自己那小小的房间里，房间里好像永远安静。那个时候才十几岁的她很害怕那种安静，恨不得逃离得越远越好。现在，她已经开始理解爷爷，理解那种安静，可是爷爷却永远不在了。

她想起了很多往事。她记得从前家里的地址是

东风巷38号，那是个矮小的平房，每次下雨屋里还会漏雨，父亲就拿几只红色的塑料桶接雨，那雨水打在桶里的声音，叮叮咚咚的，像美妙的音符，她甚至因此喜欢上了下雨。还有家里的那道绿门，木质的小门，绿漆早已斑驳脱落，又染上了其他的颜色，远远看去竟像一幅抽象的油画，父亲每次进那道绿门都要弯下腰来，而那时的她却来去自如，那道门有多高呢，大约只有一米五左右吧。现在想想真不可思议，怎么还会有那么小的门呢。那条弯弯曲曲的回家的路，印象中总是黑暗的，每次夜晚回家，父亲总要牵着她的手穿过那些弯曲的台阶和小巷，并且在黑暗中给她讲童话故事，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，还有灰姑娘的故事，她都是在那条像肠道一样曲折的巷道里听到的。那条黑暗的夜路在她的心里也变成了一条美丽的魔法之路。那条路上有一个地方还有小小的一块空地，空地上有一口井，每次路过她都特意离那井口远一点，总担心不小心会掉下去。不过她心里有时也好奇，井里面是否有另一个世界？

树木伸长无数枯枝直指向天空，天际的树枝正微微颤动，仿佛在诉说北风又要吹起了。一群鸟儿低空飞过，几乎触手可及。她往公园走去，耳垂因为冰冷的空气逐渐变冷，就这样走了约一个小时，这个公园不像表面的字义给人的联想，其实很辽阔。昨天刚下过雪，池塘周围立着很多三脚架，有一群人正试图将这冬日景象保存在镜头里。她坐在公园的一个三角长椅上，耗了将近半小时，时间并不漫长，只是肩膀僵硬得厉害，就像被丢进了压力锅盖上盖子一样，周遭偶尔会走过成双成对的情侣。从旁边传来了烧焦的气味，有人在那边焚烧垃圾。再过一些时间，这个地方将成为流浪汉、醉鬼的睡床。

她有多少年没有回过老家了，这么多年，她的生活就是不停地从一个出租房再搬到另一个出租房，惟一有变化的就是她的东西越来越多了，她变得像她的爷爷一样，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，像一个重度的囤积癖患者，仿佛每样东西都有时间的记忆，都有过去。

她似乎感到了什么，也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于是迅速站起身来，大步向前。她要去火车站买一张最早的回家的车票，这种欲望如此强烈，如此不可遏制，以致她忘了那个老家已经不存在了。

## 主题词写作——家

## 绿天堂

拿起刀切开它,就会跳出一个活脱脱的夏天。它露着黑色的牙齿,淌出鲜红的汁液。它们是田埂上刚摘的西瓜。它们都是我的亲人。它们肚皮上布满的地图和绿色的星空:是我梦中的房子,是我种的竹叶菜,鸡冠花,含羞草……是我养的石头,飞鸟,雪一样的绵羊……是莘庄南面的稻田,红麻林,白菜地……和北面的果园。它们在树林里,如同一颗颗隐匿的星球,都有自己的秘密。在这些星球上,还居住着许多起飞的天鹅和行走的骆驼。它们和我之间现在只隔:一座铁桥,一条长江,以及绵延的群山,风和水气。

## 光的旁边

白杨树叶,今天落完的。石头在山坡上,深秋所剩无几。现在,唯独风和树叶在大地上,互相聚拢。

鲜花,从枝头上飞去;大地一年的收获,已经完成。我似乎还不了解爱情;秋水啊,我身上的秋水透明。

祖父去世那年,我刚满4岁。傍晚的时候,家里来了两张陌生的脸。王叔说,那男的是我爸爸,那女的是我妈妈。我气呼呼地说,那男的是你爸爸,那女的是你妈妈!王叔一楞,继而揪住我的耳朵,准备拧时,忽想到这是我祖父的葬礼,蓄满力量的手又松了下来,骂道,没大没小的鬼崽子!我朝王叔伸出舌头,做了一个鬼脸,然后向祖父的灵堂跑去,他没有追。

我跪在祖父的灵棺前,盯着上面用金色油漆绘制的龙和凤,心想,自己要是能拥有一条龙和一只凤该多好呀。但那些实物我从未见过,也不知道去那里找寻,想着想着,便叹了口气。

跪累了,我踩着凳子,伏在棺材边,看祖父躺在里面,穿着臃肿而干净的新衣,嘴唇微启。祖父从不睡懒觉,但这次他已经在里面睡了整整两天。我试着唤他醒来,刚一张嘴,就被身旁的婶婶给劝阻了下来。她把我从凳子上抱下来,摁着我的头,我感到双腿一阵虚软,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。

“你祖父死了,你咋不哭哩?”婶婶说完这句话,又去忙别的事了。这时,院子里突然传来裂帛般的哭声,震得众人纷纷侧目,看清来人后,一张张嘴里埋怨道,总算回来了!

那两张陌生的脸因悲伤过度而脚步踉跄着走了进来,扑通一声跪在地上,一边用头轻磕着灵棺,一边哭着诉说这辈子还没来得及让他享什么福。我觉得吵闹,悄悄站起来,企图溜走,却被那女的一把拽住,揽入怀中。她的一只手像钢圈般箍住我的身体,另一只手颤抖着在我脸上摸来摸去。

“叫妈妈,叫妈妈呀。”她满脸泪水,张嘴的瞬间,两片嘴唇把唾液拉成了一张透明的网。

我紧绷着嘴巴,没有喊她妈妈。她脸上的悲伤加剧,继而抱着我号啕痛哭了起来。

有一次,我躺在祖父的臂弯里,问他别人都有爸爸和妈妈,为什么我没有呢?是不是我天生就没有爸爸和妈妈?祖父说,你有爸爸,也有妈妈,只不过他们去了很远的地方,已经好几年没有回来了。我接着问祖父,那他们是不是把我们两个忘了?或者是因为他们走得太远,忘记了回家的路?祖父苦笑两声,沉默半晌,然后抚摸着我的头发说,他们没有迷路,他们会回来的,早晚會回来的。

有一段时间,我常常想念爸爸和妈妈,整天闷闷不乐。有一次,我在外面玩累了回家后,祖父一脸神秘,

让我进屋。继而,他从衣柜里拿出几包零食和一个塑料玩具。告诉我,这是我爸爸妈妈寄给我的。我收到礼物后,欣喜若狂,拿着它跑遍了整个村庄,见人就会举起手中的玩具,或兜里的零食,告诉他们,这是我爸妈寄给我的。

后来祖父收到了一个手机,他说是我的爸爸和妈妈寄给他的。那个手机小小的,被祖父拿在手中反复观摩。他告诉我,等明天去县城办一张手机卡,我就能通过这个小小的电话,听到爸爸和妈妈的声音。想到明天就能听到自己爸爸妈妈的声音了,我很兴奋,在祖父的鼾声中,从床上爬起来,抽出压在枕头下的手机,躲进被窝里。我胡乱按了几个数字,假装那就是爸妈的号码,然后学着电视里的样子,把手机贴近耳朵。我先是对着电话“喂”了一声,紧跟着问“你们什么时候回来”,这句话刚一出口,鼻子一酸,眼泪就滚落了下来。我还想说很多很多的话,但感到嗓子被什么东西堵得严严实实,一句也说不出口,只剩下眼泪在夜深人静的夜晚悄悄地流淌着。

第二天,祖父骑自行车带着我,去县城办了一张手机卡。在营业厅,他从兜里掏出一张被折叠得很规整的纸片,摊开来,拨通了上面的电话。祖父的声音洪亮,他从地里的庄稼谈到房屋漏水,又从房屋漏水谈到明年我上幼儿园的相关事宜。聊着聊着,他突然声音洪亮地说,我让小五给你通话。说罢,祖父把手机推到了我手中,我怯生生地接过来,贴近耳朵,心脏跳得厉害,不敢说话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,突兀,陌生。我赶紧把手机搁在地上,像扔掉一块烫手的铁。

我知道,那不是我想象中妈妈的声音。而妈妈的声音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呢,我又说不清楚。因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妈妈的声音。祖父说,妈妈在我还不到一岁的时候,就和爸爸一起,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打工去了。

有了电话后的那段时间,我爸爸和妈妈频繁往家里打电话,但都是祖父接的,有时候,他一脸尴尬,把手机递给我,近乎哀求地说,你爸爸和妈妈的电话,你接一下吧。我摇着脑袋,往角落里缩。每一次挂电话的时候,我都能听到从电话里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。有时候是爸爸叹的,有时候是妈妈叹的。

祖父不止一次问我为什么不接他们电话,我不知道该怎么给祖父解释,索性便低着头,一句话不说。我常常坐在村头的石桥上,看着流水叮咚而去,想念我身在远方的爸爸妈妈。有时候,我会对着吹动树叶的风喊妈妈,对着飞过头顶的鸟喊爸爸,对着流动的云喊妈妈,对着游来的鱼喊爸爸……但是,我始终无法把电话里那个突兀而陌生的声音,想象成我的爸爸或妈妈。

那天深夜,祖父毫无征兆在睡梦中走了。临走的前一天他还告诉我,第二天带我去县城买凉粉。但那天夜里,他不声不响地走了。夜里狂风大作,雨水仿佛瓢泼一般,那扇窗户被风吹开,雨滴飞进来,窗户咣当作响。我醒来后推了推祖父,他没有醒,那时候我还不不知道,他再也不会醒来了。

婶婶一脸愕然,告诉我,祖父死了,我说哦,继而骑着一根被风折断的树枝,在院子里跑马。那时候,我还不知道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。我站在豫东平原的土地上,看着祖父的灵棺被放进墓穴,黄土一点点吃掉他,直到平整的土地上,鼓起一个坟包,纸灰腾起,像漫天翻飞着无数只黑色的蝴蝶。

我不知道,那无数只黑色的蝴蝶,竟然意味着祖父永恒的死。后来在睡梦中或某一个走神的时刻,我眼前的黑蝴蝶铺天盖地,密密麻麻,像祖父在我耳边低语。

祖父的葬礼结束后,我被那两张陌生的脸带离了故乡。那天我大哭大叫着不愿走,嘴里一会儿喊祖父,一会儿喊婶婶。听到我尖锐而充满恐惧的哭声后,婶婶走了出来,她抱着我说,去吧小五,别害怕,那是你的爸爸和妈妈。我依旧哭喊着,说要找祖父。这时候,那个陌生的女人的脸出现在我眼前,她说,小五,你是不是想找你祖父,我含着泪点了点头。她说,你别哭,我就带你去找你的祖父。

多年来,我跟着他们四处辗转,不停搬家。每一次,妈妈都很开心,她告诉我,我们要住大房子了,那是一个比这里漂亮一百倍的家。但于我而言,那不过是一个个暂居之地,我知道,自从祖父去世后,真正的家早已荡然无存。无论我是否愿意,都不得不接受某种悲哀的事实,那就是多年来,我循着祖父的气息,却离他越来越远。

## 我循着祖父的气息

智啊威



## 诗二首

■李 浩

